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6/16
14 November 1995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

会议工作安排

特别报告员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先生
按照委员会第1995/90号决议提交的关于
布隆迪人权情况的第一份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9	3
一、一般情况		
A. 政治和体制危机	10 - 18	4
B. 若干有助于了解“民族”种族主义概念及 因此而来的政策的关键	19 - 21	5
C. 经济困难和贫困的加深	22 - 24	6
D. 民主体制的脆弱	25 - 38	7
E. 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39 - 43	9
二、关于人权情况的意见		
A. 暴力和不安全情况的变本加厉	44 - 55	11
B. 侵犯生命和人身完整权	56 - 98	13
C. 自由迁徙和在国内自由选择定居点的 权利	99 - 101	19
D. 任意拘留	102 - 109	19
E.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110 - 117	21
三、结论和建议		
A. 结 论	118 - 143	22
B. 建 议	144 - 170	27

导 言

1.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概述了他第一次专访布隆迪后的初步印象,但还待在以后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再作深入详尽的阐述。报告中的评论所涉及的日期从1995年3月1日至10月31日。第一章是关于布隆迪的一般情况。第二章阐述了特别报告员对人权情况的评论,而最后一章则用来提出他的结论和建议。

特别报告员的职权

2.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5/90号决议,委员会主席在与主席团协商后,任命了圣保罗大学教授兼该大学的暴力研究中心的主任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先生(巴西)为特别报告员,其任务是编写一份关于布隆迪人权情况的报告,提交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该报告应根据所有有关资料及与布隆迪当局和人民的接触编写。这项任命然后得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1995/219号决定中的批准,该决定在1995年5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1995年实质性会议上得到通过。

3.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在其1995年8月18日第1995/11号决议中请人权委员会支援特别报告员的行动,迅速部署足够数目的常驻人权观察员以监测整个布隆迪境内的人权情况。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4. 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5月31日至6月1日之间在日内瓦进行了一连串的初步协商。他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和特别程序处和咨询处的负责人以及人权中心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议。他也会见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卢旺达和布隆迪特别单位的协调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席、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非洲地区的副代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秘书长及大赦国际驻日内瓦的代表。

5. 1995年6月1日,特别报告员将一封致外交和合作部长的信附同第1995/90号决议亲自交给布隆迪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常驻代表,请前者允许他于1995年6月21日至7月2日间前往布隆迪访问。1995年6月14日,特别报告员收到布隆迪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一封信,通知他布隆迪政府同意他的访问日期。于是特别报告员于1995年6月21日至7月2日在两名人权中心工作人员陪同下,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他接触到布隆迪的最高级当局并特别得到共和国总统、国会主席、总理以及共和国检察长的接见。特别报告员也在若干场合会见了秘书长布隆迪的特别代表、联合国系统的代表和布琼布拉外交界的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

团团长、当地若干妇女协会的代表、国际或布隆迪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当地新闻界的若干记者。他也与不同政党的成员及不同教派的宗教领袖进行了会议。在他访问布隆迪期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1994年6月设立的人权中心布琼布拉办事处的特别有效的活动。他特别欣赏该办事处的多方面职能,尤其是在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协调下,协助布隆迪终止该国所经历的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特别是防止其再次发生。他也了解了该人权中心办事处指导的各个技术援助方案(特别是青年、警察、司法部门)并赞赏高级专员为加强布琼布拉办事处工作人员所作的努力,布琼布拉即将拥有一组人权观察员。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想提请高级专员在人权委员会五十一届会议上为加强布隆迪保护人权的手段创造动力而采取的措施。

6. 在他逗留布隆迪期间,他巡视了布琼布拉的 Bwiza 和 Buyenzi 区,以便了解在这两个区内的一些人口被迁移后以及房屋被拆毁后的情况。特别报告员访问了该国北部的 Ngozi 省和 Muyinga 省,在那里有数个卢旺达难民营和布隆迪流离失所者收容营。当时,他与这两个省的省长进行了交谈,也与布隆迪军队的军官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国际观察团团员进行了交谈。

7. 在这里必须指出,由于当时该国的情况十分不安全,特别报告员既不能在布琼布拉也不能在外省自由走动,他甚至也不得不放弃某些见证或前往首都某些无法通达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对他向委员会所提的报告是十分重要。因此,他希望在下一次到布隆迪的时候,能优先访问这些地方,并尽可能与拥有第一手资料的各种人交谈。

8. 特别报告员从布隆迪回来后去了伦敦;1995年7月14日,他在伦敦的联合国新闻中心会见了新闻界和若干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他也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进行了交谈并参加了英国广播公司以几种语言广播的四个节目。

9. 特别报告员计划于1995年11月里前往布隆迪作第二次专访。但目前联合国面对的财政危机使他不能成行。在这种情况下,他同意将其专访时间改到明年一月,只要到时有经费的话。尽管如此,他想强调,是因为联合国的严重资金困难,才使他不能前往布隆迪进行第二次专访的。

一、一般情况

A. 政治和体制危机

10. 从特别报告员收集到的许多见证中可看出来,布隆迪正越来越陷入一个潜在的内战中,年初以来,该国的情况显著地恶化,特别是在1995年5月开始的以后几个月内。

11. 结果是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全和恐惧气氛,影响到布隆迪各阶层人民,不论

其是胡图人或图西人。该国的极端份子利用这两族之间的不信任或怨恨进行挑拨。

12. 这种情况使到布隆迪的许多公民或武装团体装备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尖锐的个别或集体武器,引起了许多宗不受到惩罚的死亡事件。

13.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指控,该国两方面的份子的这类暴力行为每日导致三、四名军人死亡,并每周导致约200名平民的死亡。

14.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集到的情报,1994年9月10日由该国各主要政党通过的政府协约常常受到批评,其中一些规定也得不到执行,虽然该协约协助成立了目前的联合政府。处在政府协约之外的极端份子力量的飞跃发展更加增加了该国体制的不稳定,损害了该协约的合法性。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共和国总统在得到国家安全理事会支持下,于6月18日建议的紧急措施引起了与布隆迪国会在职权方面的冲突。

15. 由于国会最后拒绝了这些措施,政府和整个国家又重新陷入一条死路,进一步削弱了布隆迪当局原已有限的行动余地;由于没有一个平静的政治气候,未能施行必要的改革以改善政府的运行,也欠缺一个超越氏族利益的高瞻远瞩计划。

16. 特别报告员指出尽管他在专访期间碰到的各个政界对话者都很有诚意并且在执行他们的职务时都很关心公众利益,但是由于各个阶层都缺乏效率(这主要是由于布隆迪全国的体制和政治制度越来越倾向于种族分化),很可能导致权力真空。在区域和国际一级,国际行动者目前的消极状态是很令人担忧的。

17. 他并指出,目前若干政府部门在执行它们各自任务上碰到的困难正汇合成一种“政治瘫痪”,结果是不能将那些对1993年10月政变及随后发生的屠杀应负责任者绳之以法。¹ 他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动者无论如何都要摆脱其麻木状态,协助布隆迪政府和公民社会发动一个新的动力。如果经济和社会进展有赖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前者也可以反转来促使布隆迪过渡到一个多种族的民主政权。

18.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最近得到消息,1995年10月12日布隆迪政府进行了重要的政府改组。他被告知下列政府部门换了新部长:内政和公安部、外交和合作部、司法部、通讯部、青年、体育和文化部及领土整治和环境部。

B. 若干有助于了解“民族”种族主义 概念及因此而来的政策的关键

19. 要了解布隆迪目前的变化,必须先对“民族”种族主义概念的现代依据作一简要分析。事实上,没有一个用来直接界定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标准可适用于布隆迪。许多世纪以来,胡图人和图西人住在同一个地理空间,拥有同样的宗教信仰、

不论是传统的或是基督教信仰,也说同一种语言。在前殖民时代,他们不同的出身并不是由于人种(按该词的现代意义)构成,因为个人的地位是相对于一套套比单单属于图西类或胡图类更多样化的归属。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殖民者的来到,才因父亲是胡图人或图西人而带来了新的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涵义,因而出现了一个享特权的图西人少数,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在以后的数十年期间,也就是说直到1993年,当地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一个接一个的一党军人独裁,造成了一个由军队、城市人、小商人、公务员和生意人构成的特权阶级。²

20. 许多年来,政客们夺取了归属于胡图族或图西族所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并予以操纵,使其符合自己的目的。其中某些政客发展出一套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界发出的宣传和煽动仇恨的信息来加强,从而导致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在态度、语言和思想方面的两极化。举例说,特别报告员在布隆迪逗留期间,在多个场合中听到有人提到军队或法官“魔鬼化”的问题。

21. 因此,布隆迪的温和主义者和同时属于这两族的人就很难提出他们的中立意见而又不至于被一方或另一方的诽谤者指为应予制裁者。

C. 经济困难和贫困的加深

22. 种族冲突的变本加厉和政治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布隆迪的人力资源迅速耗尽、经济衰退加速。布隆迪的580万人口以每年3.1%的速度增长,199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为人均180美元,这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1995年人类发展世界报告》中指出,根据人类发展指数的分级,布隆迪被排在第165位。根据同一报告,1992年的估计寿命,女人是51.9岁,男人是48.4岁。1990年成人识字率,女人是20.1%,男人是46.9%。在混合就学毛率(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方面,1992年的数字为妇女:27.4%,男人:34.6%。³此外,在布隆迪已是极为普遍的贫穷现象,由于经济和农业生产的瓦解更为恶化,对已经受到种族冲突影响的农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约14%的人口生活在流离失所者收容营或难民营中。⁴环境恶化是构成下面这个恶性循环的主要因素:高速度的人口增长、面积有限的土地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微弱的农业生产率和人口的贫穷化。

23. 扭转这种情况的主要条件是政治生活的和平化和正常化;因为政府的瘫痪妨碍政界人士从事经济改革。必须承认,1994年9月10日的政府协约所规定的权力分享暂时避免了种族大冲突,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政治情势仍旧很危险,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动力的话,继续进行改革的机会就很微弱。

24. 因此,目前在布隆迪掌权和控制稀有资源的既有精英份子不想进行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种族间的冲突、该国某些领土的“巴尔干化”、种族清洗行动、接近内战的情况都是当权者与那些目前无从分享资源及其经济利益者之间剧烈斗争的迹象。要了解布隆迪今日的危机并提出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必须探讨种族冲突引起的整套相互作用及其在人口中分配资源方面的政治作用。

D. 民主体制的脆弱

25. 布隆迪在民主过渡过程中碰到的困难,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第一位总统死亡后发生的流血事件,以及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流行的相互恐惧和仇恨气氛,这都是妨碍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发展的因素。在这方面,新闻媒介,特别是当地报刊扮演了有害的角色,它们煽动该国各社团之间的仇恨。

1. 司法部门的不振

26. 这个部门引起特别报告员很大的担心。他有许多次察觉了布隆迪司法部门的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是瘫痪的情况。即使在犯人被捕入狱后,他们的案子都得不到预审,因而也得不到审判。特别报告员在6月23日访问 Mpimba 监狱时,见到了若干军人和平民,他们等待审判已等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被告知目前布隆迪约有4,000名被捕者还在等待审判。这些人是被共和国检察长于1995年4月4日在全国各省任命的司法调查委员会所逮捕的,为的是将进行种族屠杀的凶手和同谋绳之以法。特别报告员收集到的资料令他十分担忧,因为这些资料显示,这些委员会内就有人参与过这些屠杀,他们有意忽视胡图人提出的控诉,不予调查,而对图西人的控诉则反之。

27.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三个刑事上诉法庭的瘫痪,自1993年3月以来,由于其陪审官的职务没有得到延期,而未能发挥作用。特别报告员十分希望知道政府最近一些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在于将17个现有的大审法庭改成上诉法院,以便加快对目前被拘留而又未受到审判的人的司法程序。对特别报告员来说,设立一个负责调查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总统被谋杀以及后来发生的屠杀责任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计划并不免除司法部及其所属部门在目前充分承担他们对被拘留者的责任。

28. 特别报告员认为上述因素的结合使布隆迪及其所有人民所遭受的不受惩罚祸患变得更厉害更长久。鉴于目前危机的严重性质,必须赶紧优先地补救这个30年来一直腐蚀着该国生命的问题。

2. 军队和纪律部队的机能障碍

29. 拥有约30,000人的军队,它的最高指挥部的效率很高,并且也似乎了解必须在军人的培训和行为方面引进改革,特别是要改善军队在历经苦难的布隆迪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可信任程度,以更适当的方式来对付到处出现并组织较好的武装团体的战斗方式。但是军队的最高指挥与下级干部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鸿沟,对于军事活动造成恶劣影响。

30.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很担忧军队六月里在 Kamenge 执行的最近一次疏散行动中发生的偏差对 Kamenge 区人口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些撞了祸的军队既没有被要求承担责任也没有受到制裁。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征兵范围不够广泛,只限于布琼布拉以南几个省份,特别是 Bururi 省,该省为布隆迪军队提供了大部分的精英和军人,他们主要来自图西族。军队中只有极少的胡图人,不论在高层或低层中。因此,大多数人口对军队都抱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他们常常感到军队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31. 在特别报告员与陆军参谋长会谈时所提到的问题中,有关于对那些撞了祸、杀了人或严重侵犯了人权的军人进行制裁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张那些因犯了这些罪行而被监禁的军人名单,其中有三名军官,17名下级军官和48名军人。但是,他未能确定这些罪行是在什么情况下犯下的,也不了解司法案卷进行到什么阶段。未来他会试图这样做。必须知道军队怎样惩罚其成员所犯下的罪行才能评估在军事行动中,布隆迪公民的权利得到什么样的尊重。

32. 此外,军人在实地的工作也常常由于他们通常自己在不久以前丧失了家庭成员而变得很困难,因为他们所应该保护的正是那些屠杀他们家人的人。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怕会受到报复。

33. 除了许多暴力事件或公民被谋杀事件没有受到惩罚外,在布隆迪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越来越浓厚的内战气氛,使布隆迪的警察部队措手不及。警察部队是由小编制构成(全国只有约5,000人),因而不得不效忠多个方面。在现有的不同警察部队的组织和指挥方面牵涉到不下12个不同的行政部门。这种情况使若干政府部门(司法部、内政和治安部及国防部)及司法部门中的一部分(共和国检察总署、检察署属下司法警察总局、治安部长以及直接附属于共和国总统的不同部门(全国资料总局或情报处、移民局)发生冲突。

34. 虽然只有一个法律条文管制现有警察部队的活动,特别报告员却发现这些警察部队在行使各自职权时出现了许多重迭和矛盾现象,影响到它们的效率,使到要

设立一个统一的警察指挥部十分困难,并甚至不可能,除非先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因此,那些最重要的职位都掌握在军人(领土单位、移民)、法官(检察署属下的司法警察)和来自私营部门或半官方部门(全国资料局)的干部手上。

35. 实际上,也需要对交给警察部队和军队的任务作出更严格的界定。特别是当警察部队在发生严重事件或动乱时不再能维持公共秩序而需要军队介入时。

36.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共和国总统最近在总理建议下任命了来自 Muramvya 的图西族人 Jean-Bosco Daradangwa 中校作为协调保安和国防部门的秘书长,并任命布隆迪民主阵线成员 Issa Ngendakumana 先生为副秘书长。这两项任命完成了1995年9月19日关于成立一个在总理辖下的协调保安和国防部门总秘书处的法令。此后该总秘书处将集中管理资料总局和移民总局(以前是在共和国总统直轄之下)、检察署下的司法警察、公共警察以及军队和宪兵部门。

3. 国会的不稳定状况

37. 根据所收集到的情报,国会自1993年8月设立以来从未能开始或完成一届常会而不受到严重政治事件的中断。国会已先后有过四名主席和三名副主席。同时,在两届国会会议之间,议会的活动也减到最低程度,这是由于议员们常常分散各处或被流放或被迫躲藏起来,以逃避对他们人身安全的威胁。

38. 在1995年6月29日国会否决了斯尔维斯特·恩蒂班吞干亚总统关于防止全国性暴力的紧急措施提案后,在议会中代表布隆迪民主阵线的65名议员中有15名逃到扎伊尔一个边境城市 Uvira 避难。他们之中还有几个人受到死亡威胁。其他议员则回到外省的原籍县市里或藏身布琼布拉 Kamenge 区附近的山上。

E. 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1. 关于全国讨论的技术委员会

39. 这个委员会是在1994年9月政府协约通过之后不久设立的,当初的目标是鉴定上述协约没有时间处理的所有问题,以便以后在国家一级进行讨论。这个委员会是由代表各主要政治倾向和意见的五十多名成员组成,并有一个6至8人的主席团。它在1995年春天一困难的气氛下开始工作。暴力事件轮流地发生在胡图族和图西族人身,笼罩在布琼布拉和各省的不安全气氛常常干扰了讨论的平静,甚至妨碍

各成员的聚集。委员会于1995年8月将其报告提交共和国总统,它的主要任务是将有关图西族和胡图族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层面和平共处的各种问题加以分类,并为布隆迪拟订一个符合该国当前需要的新宪法打下基础。在布隆迪目前情况下,对于该委员会的委员来说,讨论象恢复和平这样重要的问题无异是一个打赌,因为即使每个人都同意其原则,但对于所应采取的方法很快地就意见分歧。

40. 但是特别报告员还是相信全国讨论技术委员会汇集了必要的条件,为该国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提供一个进行密切对话的场所并鼓励了公民积极参与讨论。

2.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41. 特别报告员想在这里热烈地欢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妇女协会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维护布隆迪公民的人权,加强布隆迪社会不同成份之间的联系和援助该国遭受苦难的人口。

42. 这些努力值得赞扬并加以鼓励。但是由于上文提到的不安全情况,使到这些组织或协会的运行受到很大的阻碍,它们的成员常常不能参加预定的活动。它们的许多成员不是死亡就是失踪或被流放或驱逐到境内各地。目前的危机触发了这些组织的意识,促使它们以更具体的方式表达它们对沉浸于哀伤中或失去家人音讯的家庭的关怀。某些维护人权的组织前往发生侵犯人权的地点以便进行调查,收集见证并向有关当局发出陈情书;其他协会,特别是妇女协会则进行募款和收集急需品以便分配给国内流离失所和遭受灾难的人。流离失所者收容营或难民营中的生活对妇女来说是很困难的,这些妇女协会企图协助她们解决各种问题,如男女混杂、缺乏卫生、出生率偏高、生存条件不足和在她们身上或儿女身上发生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和对她们尊严的损害。

43. 布隆迪各协会的行动虽然受到目前危机的严重影响,还是勇敢地捍卫它们的自主权,努力使它们的活动同时受到当权者和布隆迪公民社会的承认。它们之中的非政府组织逐渐地意识到公民社会作用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协助国家解决目前危机方面应负的责任。不久以前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集团,在人权行动纲领这个协会下结合了十来个这样的组织,⁵ 该协会的主席由各组织轮流担任,目前的主席职位由人权联盟 ITEKA 担任。人权中心在布琼布拉的办事处也积极参与所有这些努力。

二、关于人权情况的评论

A. 暴力和不安全情况的变本加厉

44. 由于民兵和武装集团或“攻击者”人数的增加以及武器供应的增加，他们在布琼布拉和各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通往首都的主要道路周期性地受这些民兵或武装集团的攻击。暴力目前扩散到直到最近还相当安全和平静的一些地区，如布隆迪中东地区的 Ruyigi 省。通往布琼布拉南部的道路也变得同往北的通路一样危险。

45. 必须严厉地指出，这些来自胡图族或图西族的极端分子集团对这种不安全状态负有直接责任。某些被组织成民兵的图西极端分子在“死亡城市”的示威中、在布琼布拉大学的学生屠杀中和在各省孤立的攻击中杀害了胡图人。胡图族的极端分子对图西族的士兵及家人以及收容流离失所的图西人的营地进行了伏击和攻击；图西人在这些收容营里的生活条件已经是十分不稳定。所有这些罪行，不论是图西人所犯或胡图人所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没有司法起诉和审判：对这些行为应负责任者从来不用担心。⁶ 特别报告员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并谴责上文所提到的各种行为，不论肇事者是属于那一族的人。他在这里重申他愿意收集、审查和记录向他提出的所有指控，并不论其来源。

46. 举例说，1995年6月9日，载有美国大使、前外交和合作部长和若干布隆迪军官和非洲统一组织国际观察团团员的几辆车辆在前往 Cibitoke 省的路上受到身份不明的“攻击者”的射击。一名布隆迪军人和一名国际观察团团员被杀，另有十余人受伤。此外，在特别报告员抵达布隆迪的前几天，即1995年6月21日，在通往 Ijenda 的路上，一个德国技术合作和国际防止饥荒行动的车队受到了身份不明的“攻击者”的攻击，这次攻击在光天白日下从一辆出租汽车上进行。当地人口中有两名死亡和4名受伤，两个当地驾驶员受到轻伤。

47. 暴力不断地增加，其种族性质尤其明显。暴力在被学校系统抛弃的许多年轻人之间尤其普遍。的确，由于缺乏中学，使到90%的小学学生不得不放弃升学（女童所占的人数超过一半）。这些被学校拒绝，陷入困境的青年估计有100,000人，他们很容易被极端分子运动或武装集团所征募，常常为了一点点钱又偷又抢又杀人。目前的危机使到因烈酒和毒品引起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更加厉害。

48. 越来越不安全的状态使到联合国的援助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从布琼布拉前往外省的行动越来越困难，它们协助需要救济的布隆迪人民，不论是流离失所

者、被驱散者、难民或回归者的工作也变得日益困难,陆路运输变得日益困难和危险。由于其外来或当地工作人员受到的威胁或攻击,某些非政府组织已大量削减实地活动,而其他一些组织甚至取消了这些活动。但某些组织正在考虑以空运方式为外省提供救济。

49. 特别报告员为了巡视Ngozi和穆因加这两个省份只得借用联合国援卢团的一辆从卢旺达调来的直升机。

50. 更严重的是,根据最新消息,武装集团在布琼布拉附近的山上安置了杀伤雷。在军队采取了行动肃清某些区里的武装集团后,有数万人逃到山里去。

51.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情报,在布隆迪军队与一些维护民主队伍分子对抗时⁷和在某些布隆迪军队分子以解除人民武装为名采取行动时,许多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或被流放,他们的房屋和村庄被抢劫和烧毁,特别是在布琼布拉郊区的锡比托克和Bulanga等县市里。特别报告员在布琼布拉的Bwiza和Buyenzi亲眼看到同样的破坏。

52. 1995年8月28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决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联名向布隆迪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提请它注意布琼布拉Kamenge区平民人口的危险处境,他们是布隆迪武装部队与胡图族武装集团七月和八月份冲突中的受害者。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逃离居所到附近的山上避难。其他平民在这些冲突中被杀。这些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尤有可能再次触发政治危机和加强种族间的紧张局势。

53. 宗教团体的成员也不能免于这种袭击,虽然他们对特别是布琼布拉的居民和青年人的援助是众所周知和很勇敢的。特别报告员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混合着仇外主义的宗教不容异己迹象的出现,例如三名意大利教士之被枪杀,其中一名是74岁的修女,这件事在1995年10月1日夜里发生在Buriri省Buyengerero的一个教会里。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两个月内有十名传教士被杀。特别报告员感到特别忧虑的是尽管这些袭击在布琼布拉外交使团方面引起很大的不安,并且尽管外交使团再三要求布隆迪当局立即进行调查,却似乎没有采取什么调查祸首的行动。特别报告员也听说50名年轻的极端分子“无敌”,于1995年10月5日至6日晚上袭击了布琼布拉Bwiza区的清真寺伤了若干教徒。

54. 特别报告员此外听到一些新的破坏行为:在Rwegura和Mugeu的发电中心受到极端分子武装集团的破坏,扰乱了布琼布拉的水电供应,使平民人口受到更大的苦难。Kiriri住宅区由于1995年10月2日至3日晚间对Mugere发电中心的攻击,水电供应中断了好几小时。这些武装集团攻击电力和饮水供应来源的目的是引起城市人

口、特别是首都人口的不满。特别报告员强调这些行为显示冲突递进化的升级。

55. 特别报告员深信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和对生活在穷困中的大部分布隆迪人口的安全和生命的罪恶攻击的不断增加是由于逍遥法外现象的普遍化。

B. 侵犯生命和人身完整权

1. 攻击和谋杀

a. 对军事阵地的攻击

56. 在本报告所报导的期间内,特别报告员听到在国内若干省份发生的军队与武装集团或身份不明攻击者的冲突事件。

57. 1995年3月1日和8日,锡比托克省发生了军人和武装集团分子的敌对行动;攻击者之中死了约二十来人。在这两宗事件中,军事阵地都受到攻击。一些武器和弹药被没收了。1995年3月28日,在同一省的Mabayi市,一辆军车被武装集团伏击,四名军人被杀,两名受伤。

58. 1995年3月15日在Bururi省的Buyengero市,在对一个军事阵地的攻击中,两名攻击者死亡。也是在这个省里,驻扎在Rumonge市,Minago地区的军人受到约50来个攻击者的攻击。

59. 1995年4月2日,在Kayanza的Matongo市,在对一个军事阵地的攻击中,有两名攻击者死亡,几个军人受伤,并没收了两个手榴弹。

60. 1995年7月16日在布琼布拉郊区靠近Nyabiraba地点的第七号国家公路上,攻击者对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和一辆汽车的攻击导致Ngozi第四军区的指挥及其夫人的死亡。在这宗事件中总共有10人死亡。

61. 1995年9月17日,在锡比托克省Murwi市,军人与攻击者的冲突引起四名攻击者死亡和一批粮食被扣押。两日后,在Karuzi省的Buyenyuzi市发生了同样性质的冲突,八个攻击者被杀;在对一辆军车的伏击中,三名军人受重伤,五名轻伤。

b. 平民或个人遭受的暴力行为

62. 特别报告员听说1995年3月5日,穆因加省,Buhinyuza市的一名会计和一名行政人员在武装集团的一次攻击中被杀,附近Nyarunagi收容营的流离失所者为了取

回该会计的尸体进行了反击。结果又有21人死亡,若干房屋被烧掉。

63. 1995年3月11日,在布琼布拉市中心暴发了暴力示威,结果能源和矿产部长被杀。整个晚上,在Bwiza、Jabe、Nyakabiga、Rohero和南Mutanga区内不断有人扔手榴弹和开枪。3月20日在这些区内又暴发同类事件。导致BMwiza区内8人死亡,13名受伤。

64. 1995年3月26日,对Ngozi省的Majori难民营进行的一次攻击导致12人死亡和许多人受伤。稍后,即1995年7月11日,在同一省的Musema市的人口中间发生了冲突,结果至少有上百人死亡和若干人被刺刀刺伤。

65. 1995年3月29日,在穆因加省发生了屠杀平民的事,其间有100至264人被杀。1995年4月18日,在同一省的Gasorwe市,约有二十来个男人、妇女、老年人和儿童由于拒绝缴付分摊费用而被杀。

66. 1995年6月3日,攻击者攻击了布琼布拉郊区的Muhuta市和Rutongo市,有十人死亡和若干房屋被烧掉。在附近的Kabezi市、Magara市和Gitaza市,同样性质的攻击导致十来人死亡。6月4日在Gitega省的Bugendana区,有人向数个教堂做完弥撒出来的人群中丢手榴弹,伤了52人,杀死了8个人。1995年6月5日,26个攻击者在Rutana省被老百姓逮住。

67. 1995年6月23日,来自Kinama的武装集团攻击了布琼布拉的锡比托克区,杀死了12人,其中有两个儿童和两个老人。6月27日也是在布琼布拉,在Rohero II区,一个攻击者被年轻人逮住,在颈上挂上轮胎,浇上汽油后被活活烧死。1995年7月1日,这次是在Musaga区,两名嫌疑人物被老百姓逮住,同样地在颈上挂上轮胎,活活烧死。他们的尸体被抛弃在第七号国家公路傍。

68. 1995年7月2日在Kayanza省,武装集团与Rukago市和Gahombo市当地人口的冲突导致25人死亡和7人受伤。

69. 1995年8月6日武装集团对Cibitoke省,Kaburantwa区,Buganda市人民的攻击导致47人死亡和28人受伤。

70. 听说1995年9月11日,穆因加省的Giteranyi市在一个星期内再次暴发武装集团对人民的暴力行为,他们又偷又抢,毁坏私人财产,甚至强奸了数名妇女。在这些事件中有7人死亡。

71. 1995年9月18日清晨在布琼布拉之北的Cyarama附近,在正规军与武装集团的一次交火后,有50至100人被军人所屠杀,军队方面则损失了7人。

72. 在1995年9月25日至26日的夜里,武装人员攻击了布琼布拉之北的Ngagara区,杀死了5人,伤了若干其他人,其中有些是儿童。受害者都是图西族人。往现场视

察的总统、总理及其他政府成员受到当地居民喝倒采。外交和合作部长的汽车被愤怒的青年扔石块。

c. 小学和中学里的暴力

73. 1995年3月3日,在穆因加省Rugari的一间中学食堂里,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导致三人死亡,45人受伤。3月19日有人向Karuzi省Bubiga的一个教学中学的宿舍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导致一名学生死亡和12人受伤。3月29日,扔进Rubanga中学宿舍的一颗手榴弹导致3名学生死亡。

74. 1995年5月8日,在穆因加省的Rugari中学宿舍里,一颗手榴弹的爆炸造成二十名其他学生受伤。6月12日在Bubanza省Gabauga市技术学校里,三名学生因同样原因受伤。1995年6月28日,在Kayanza省的Jimbi小学,15名幼童在放学时受到攻击而被杀。

75. 1995年7月10日,布琼布拉的两所中学,即圣加布里埃尔中学和坦噶尼喀湖中学也被扔了手榴弹。7月15日,锡比托克教学中学的电视房里被扔了两颗手榴弹,伤了22名学生。地方当局将学业考试延期了好几天,以保证学生和教师的安全。

76.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集到的情报,1995年7月,学校暴力的增加恰好是在年终考试期间。这些暴力行为是胡图族武装集团所为,为的是报复图西族民兵以前的同样行为,他们迫使胡图族学生逃离学校。这些学生由于不能上课,不能正常完成一年的学业或参加年终考试。根据教育部的数字,1993年10月以来至少25%的布隆迪学生放弃学业。

d. 对外国人、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系统的各机构的攻击

77. 1995年3月19日,武装集团对第七号国家公路上的车队的攻击导致5人死亡(其中3名为比利时人)和5人受伤。3月22日在布琼布拉中央市场附近,一辆开发计划署的车辆被人抛石头,后侧玻璃粉碎。

78. 也是在布琼布拉,有一颗手榴弹在非政府组织援外社代表的车辆里爆炸,造成了物资损害。5月5日,在牛津救灾组织的一个仓库受到袭击后,一些机构物资被盗。1995年6月8日,也是在首都里,26辆属于世界粮食方案的卡车被Musaga的居民检查。1995年7月6日,世界粮食方案的搬运人员在前往仓库途中,被人用刀攻击,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79. 1995年6月2日,在Ngozi省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收到针对它们活动的一封信。约在一个月后,在同一省里,一辆儿童基金会的卡车在第六号国家公路近Ruvumu的地方受到穿军装的武装人士的攻击。卡车受到抢劫。

80. 此外,特别报告员对于1995年9月份内联合国人员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所受到的袭击的增加表示十分关注。若干事实证实了他的忧虑。举例说,9月1日,一辆属于残废人国际的车辆在第2号国家公路靠近Rutegama的地方受到武装集团伏击,车上的人被抢劫一空;9月19日,两名难民署国际公务员受到袭击,他们的车辆被劫持;9月21日,一名在开发计划署工作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受到攻击,他的车子被盗。在后两宗事件中,乘坐车辆行动的攻击者拥有武装。最后,在1995年9月22日,一组武装人员企图进入就在人权中心布琼布拉办事处隔壁的世界粮食方案办事处。特别报告员认为,对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攻击在十月份日益频繁,使所有外国人都遭受更大的危险。在儿童基金会所在建筑物的开井中,两辆丰田牌汽车被盗。1995年10月3日,一辆国际非政府组织援外社的车子被盗。9名武装人员在两日后袭击了世界医生的办事处。一名比利时人受到身份不明人士的攻击。

2. 在圣灵学院和布琼布拉大学的动乱和屠杀

81. 1995年6月11日,星期日,Kamenge的耶稣会圣灵学院举行了一个赈济游艺会,胡图族学生和图西族学生聚集在一起。若干名大学生也参与了活动。傍晚时分,游艺会上发生动乱,有人开枪,四名年轻人,其中两名胡图人,两名图西人被杀。根据一名目前被关在Mpimba监狱名叫Alain-Aime Nyamitwe的文科二年级大学生的证词,他在16点50分左右离开该中学回家。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个全身都是血的人和一些喝了酒的年轻人,他立即回头走向中学里。他受到三十来名“无敌”青年用石头攻击。头上受伤,他躲进大门附近的厕所里。一小时后,在一名本人受到一群想焚烧和洗劫该学院场所的年轻图西人威胁的神父的命令下,他离开避难的地方。他随即被警察带往特别调查队,并在当晚受到审讯。次日,他被转移到Mpimba监狱,并对他下了指他谋杀四人的逮捕令。同时被关押在该监狱的一名军人后来承认开了两枪,可能射中了两名叫Hedoor Ndikumana和Emile的胡图大学生,两人都是图西民兵“无敌”的射击目标。其他两名青年被白刃所杀。目前,Alain-Aime Nyamitwe的命运相当可怖,因为只要他一出监狱就会立即成为图西学生中的极端分子的靶子。

82. 另一名学生证实了他同伴上面的证词。6月11日黄昏他也在该中学的场所里,他听到一个同伴说,维护少数人青年团结会刚与一些图西族学生开了会,他们之

中许多都带有武器,当天晚上将在大学里对胡图族学生动手。这些事件也由于一些大学教学人员的公开同谋而受到鼓励。其中一个叫做“Gasomboroto”或“挑衅者”的教学人员是一个呼吁青年图西学生极端份子反叛和组织罢课活动的教员工会的成员。他在1995年3月大学副校长Athanase Bakunda被革职的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大学里到处诽谤副校长,并在一个教员工会的临时会议上使他丧失威信。

83. 6月21日,也即是特别报告员抵达布隆迪的那天,他听到大学里的研究主任,胡图族的Stanislas Ruzenza教授被谋杀的消息而感到十分吃惊。教授正企图估计6月11日至12日晚间在Mutanga校园内Homes Tropicana一号和二号宿舍内被他们的图西族同学谋杀的胡图学生的确实数目,并企图防止同样性质的屠杀扩散到其他大学校园里,特别是Kamenge校园内。

84. 根据所收集到的消息,被杀的学生数目在15至100名之间。尽管有十来名警察被派保护大学场所,仍旧发生了屠杀事件,在这些严重事件中,警察并没有进行干预。在下午六点钟,首先有一个上B2综合工科学校的胡图学生Alexis Ndayisaba在校园附近被人掷石受伤,然后被“无敌”帮的青年用石块击毙。第二名胡图族学生Gordien Rurumuziko两小时后在校园的草地上被吸了大麻的图西学生用啤酒瓶碎片割喉宰杀。然后发生了上文提到的晚间屠杀,其间胡图学生被手榴弹、刀子和手枪杀死。6月12日早晨,在校园内发现了十来具尸体,两日后又在Rusizi河和坦噶尼喀湖交界处发现了二十来具尸体。根据一名学生的证词,他看到几个被谋杀的胡图学生奄奄一息,得不到救护。根据其他资料来源,一些尸体被埋在Kamenge校园附近的公共墓穴里。还有两三名胡图学生在企图取回留在大学里的衣服和用品时被杀。

85. 当局当时(校长Fidele Rurihose在期间被换掉)对这些肇事者没有采取任何行政或其他制裁,他们也没有被警察追捕。此外,必须指出,在屠杀次日,中等和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部长没有被允许前往大学场所。此外,也没有下令停课数天,以便大学当局对学生房间进行仔细搜查和没收可能还留在那里的武器。大学行政部门负责人也从来没有受到追究。

86. 此外,特别报告员最近听说又有四名学生这次是图西人,在7月21日至22日晚间在Kiriri校园被杀。他们受到那些逃过六月屠杀的胡图学生和身份不明武装人员的攻击。7月24日,几个来埋葬他们的同学当晚在前往Gatumba的路上,接近扎伊尔边境的地方伏击了一辆公共汽车,杀死了10人,其中一个布隆迪国家广播和电视台的摄影师,他正在参与人权中心布琼布拉办事处发动的为期一星期的维护生命权利运动。

87. 总之,根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最新资料,胡图学生的命运自6月11日至12日夜里发生的事件以来,变得越来越可怕。他们之中大部分丧失了一年的大学学业,既不能参加考试,也不敢去上教授的课。他们在布琼布拉市内被图西族同学追捕,一旦被认出来,安全或生命就受到威胁,或者他们被迫自我放逐,身无分文,没有生计。他们的未来,更广泛地说,该国胡图族知识份子的未来都毫无希望。

88. 至于布隆迪当局在屠杀之后,也就是1995年夏季,在大学行政进行的改组,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

3. 军队和警察进行的敲诈

89.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情报,1995年4月23日在锡比托克省里发生的警察与武装集团的冲突导致了29名平民死亡。

90. 此外,Gasorwe市的军人,在非法武装人员渗入附近市镇人口之后进行了敲诈,特别是在Kizi一区。根据当地居民,平民受害者数目达到约200人,其中既有图西族的,也有胡图族的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子弹和白刃所杀。受害者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

91. 1995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布琼布拉的Kinama区,武装集团和军人交火,后者并将装甲车和军车开到市区中心支援。许多居民逃走,躲到附近山上,上山的路后来被军人封锁,使这些人无从获得补给。根据一名证人,约有30至40间房屋被掠劫和烧毁。

92. 1995年6月17日,早晨五时左右,听到来自布琼布拉Cibitoke区,然后是来自Kamenqe区“终点站”军队阵地传来的枪火声。居民为了逃避武装集团与配备有自动武器、装甲车和重炮的军队的对抗躲到附近山上。超过50人死亡,许多房屋被掠劫和烧毁,常常有军人和图西族民兵参与其事。6月19日,图西族“无敌”集团,头上顶着电视机游行,一面唱着歌,嘲弄对避难在扎伊尔的胡图族领导人Nyangoma的赞歌,军人们都在拍掌。

93. 一星期后,军人在布琼布拉附近的Gishingano山上追杀躲在那里的Kamenge和Kinama居民。他们用刺刀和小斧头杀了约100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一个孕妇被剖腹。在向山上发了几炮后,又有更多的受害者。

94. 1995年6月26日至30日间,Mutaho市的军人扮成妇人前往Gitega省,Muringa山上的Rwamuna,他们在那里杀了一些人。随后,在7月3日,他们在附近一个山上掠劫和毁坏了许多房屋。Mutaho的居民被吓坏了,他们离家出走,中断活动,到

Gitega避难。附近的流离失所者收容营里的人抢走了屋顶铁皮以巩固自己的棚屋。

95. Kanyosha市附近的Burebo, Ico, Kamega 和 Mboza山上的居民在1995年7月4日至8日间受到了布琼布拉PARA部队军人的搜查。居民被迫举着双手离开他们的居所或他们在山谷里的藏身之处。许多人在想逃走时被刺刀或枪弹杀死。该市的小学和中学都被关闭。

96. 在同一段期间,军人在布琼布拉郊区Bujumbura市的山上发动了一项解除武装行动,结果有117人死亡。

97. 1995年7月22日,警察部队在Ruega和Kawumu山上进行了一个扫荡行动,导致约15人死亡。

98. 最后在1995年7月28日,在布琼布拉郊区Tenga区发动的解除武装行动破坏了安全情况,又再导致Kamenge和kinama区的人民的移动。

C. 自由移徙和在国境内自由 选择定居点的权利

99. 在1995年间,继续发生人口被强迫迁徙的事件,特别是在布琼布拉的Bwiza、Buyenzi、Kinama和Kamenge等区内,主要受害者是胡图族人。在特别报告员抵达布隆迪前不久,军人为了清除在Kamenge区的武器,将该区居民疏散,结果军队和混杂在人口中的“攻击者”发生枪战导致居民逃向附近山上和香蕉园中。特别报告员所拥有的资料显示约有50,000至100,000平民男女和儿童逃到那里避难,他们没有足够的食水、粮食或遮蔽。那里发生了若干宗疟疾病和细菌性痢疾病。这些冲突造成了许多无辜受害者和重要的破坏:房屋被掠劫、摧毁或烧毁。

100. 共和国主席在1995年6月18日对全国人民发言中宣布的其中一项紧急措施(如果这些措施生效的话)规定所有想从一省前往另一省的公民应向其原来的市当局申请一张通行证。

101. 其间,特别报告员听到了布隆迪当局最近采取的一个措施,即设立一个人身权利常设委员会,负责监测布琼布拉的人权情况,以便让Kamenge和Kinama区被疏散的人口回到自己家中。

D. 任意拘留

102. 自1993年10月大赦以来,布隆迪的监狱数目显著减少了,从全国原有的

7,000个拘留所或监狱减到2,000至3,000个。在恩达达耶总统被谋杀和其后发生的屠杀后,对其中一些肇事者进行的起诉又使监狱和某些警察队、司法部或内政部辖下的拘留所再次有人满之患,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103. 1995年6月23日,特别报告员在人身权利、社会行动和妇女培训部长的陪同下前往布琼布拉的Mpimba监狱,以便与监狱长会面并进行简单的访查和收集一些见证。该监狱的正常容量是800人,但当时却关了1,361人,其中大多数是刑事被告。被形式判刑的拘留者不到100人。对胡图人和图西人的拘留方式并无区别。平民入狱者之中混杂着一些军人。约有15名妇女由于不同的原因被关在监狱一侧。其中一些妇女带着婴儿。

104.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见证,大多数的刑事被告都是在短期逮捕令下(15日至一个月,可延长)被关进Mpimba监狱。如果案件在调查中,逮捕令由检察院签发,如档案已交给法庭则由法官签发,有时甚至由警官签发。这些很快过期的逮捕令在大多数情况下被遗忘了,被逮捕者在不合法的情况下继续受到拘留。

105. 根据被关在Mpimba监狱的Hilaire Ntakica的证词,他在1993年7月3日流产政变前夕,接到Buyoya总统的命令,到布隆迪军队一名少校那里,少校在他抵达时告诉他就将发生政变,并要求他协助将几名军官送回他们的驻扎单位。他在其中一次路程归途上被捕。Hilaire Ntakica被根据1993年7月3日签发的临时逮捕令拘留,他一直希望对他进行真正的审判。在经过无数次通信后,他得到检察长两次接见,第二次在1995年4月11日,但并无产生任何具体效果。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不合法的情况下被拘留。

106. 某些人更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移送到Mpimba监狱。1993年10月27日,两名因被疑参加流产政变而被捕的军人就受到这种待遇,第一名JeaunNgomirakiaa是装甲车机械员中尉,他被要求前往总参谋处,在那里他在许多军官面前被捕。他在检察院签了一份声明后,应在没有合法文件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狱。第二名军人叫Pierre Clavel Bigirimana,少尉军衔,1993年10月21日他正在第一营接受培训,他被指派装运一个军事单位前往一个需要守护的战略点。一星期后他在前往总参谋处途中被捕,然后在没有逮捕令情况下转移到监狱中。这两名军人,虽然提出多次要求,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指挥部,也没有得到军事法庭总办案员的听讯。

107. 不论在民事或军事司法方面的这些缺陷,也在该国其他地方发生。例如,特别报告员听说在Kirundo有200人被塞在一个极小的地方,等待检察院的预审。此外,各省省长常常没有能力维持他们本省的治安。他们如果想采取任何重要决定,必

须考虑到当地和省内军事指挥部的意见。

108. 特别报告员从布隆迪回来后听说在不同的布隆迪监狱中又再次爆发暴力事件。1995年10月1日,在Gitega东北的Karuzi警察局里发生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导致三十来名被拘留者的死亡。现在正在进行调查,有若干警察被关禁闭。在Gitega省也发现监犯失踪事件。

109. 此外,1995年10月21日,恩达达耶总统逝世周年,在Mpimba监狱发生了冲突事件,某些被拘押的胡图族人指责一些也被关在Mpimba监狱的嫌疑叛乱者谋杀总统。根据第一份官方报告,赶到现场的军人曾“向天开枪”。虽然还未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却可能有3至29名被拘留者死亡,9名受伤。

E.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110. 正如特别报告员已经指出,布隆迪人目前生活在怀疑、仇恨和排外的气氛中,他们心事重重,对外来事物常常都带着敌意。家族中亲人的死亡在每一代都发生,不论是那一个族的人,这些累积起来的丧事所引起的情感负担几十年来从一代传给一代。丧葬的记忆和复仇的意念萦绕在布隆迪人脑中,他们陷进一个僵死的社会里,一个被窒息的文化中而无从自拔。这种心情导致了精神病性质的后果,在一个国家的层面来说是很难处理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利于极端主义或极权意识形态生长的人口之中。

111. 布隆迪目前经历的严重危机,该国两个主要种族之间的仇恨,布琼布拉和外省极端份子力量的两极化以及公共生活各个部门都在发生的逍遥法外情况,这一整套恶劣因素妨碍了就该国的主要问题进行真正民主的讨论,也妨碍了通过健康和独立的媒介,不论是只有极少人看的新闻刊物,或是城市精英观看的电视,或是在布隆迪人口中有极大听众的无线电广播,将这些问题客观地向大众报导。

112. 自该国独立以来,私营新闻刊物几乎完全消失。只在最近才重新出现。刊物不能保证定期出版,其发行和经销对象也只限于为数有限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由于缺乏资本和必要技能,所传达的消息自然不够水平:记者既没有实地追查新闻的手段,也没有适当处理新闻的可能。此外,政治人物和记者对他们各自应对新闻所负的责任毫无了解,加上1993年10月流产政变后民主化过程的中断,使情况更恶化。

113. 布隆迪当局逐渐意识到新闻界,特别是私营媒体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十条的规定,煽动布隆迪人民间的仇恨以及新闻媒体在散布谣

言、操纵思想或支持肇事者或诸如军火贩卖等不法行为方面发挥恶劣作用。它也发觉新闻记者首先是他们所属种族或党派的活动份子,因此当局在1995年5月设立了一个拥有相当大权力的通讯理事会,以便自动地或在政府命令下处理问题。然而,这个宪法所规定的、隶属于通讯部的理事会,还未拥有实际的手段以管制私营新闻媒体的活动及其偏差。此外,布隆迪当局也没有对这个狂热的新闻界采取任何制裁。

114. 特别报告员也指出当局对印刷所的活动缺乏管制。事实上有一间国立印刷所出版好几份接近极端份子的政党的报纸。反过来,国家进步联盟却拥有自己的印刷所。

115. 特别报告员也强调布隆迪的记者缺乏一种团体精神,他们连本行的某些伦理学规则也不了解,更不用说新闻法或刑法方面的有关规定了。1995年6月第一个星期,当军队在 Kamenge 执行疏散行动时,有一名记者被刺刀割断血管,他的尸体在附近香蕉园中被发现,但没有一个同行报导这件事,也没有人写一篇追悼文章。

116. 最近接到的一些消息使特别报告员感到忧虑。“民主电台--人民之音”自1995年6月以来拥有越来越多的听众。该电台从接近布琼布拉的扎伊尔边境城 Uvira 广播,每天从上午6点至7点,下午6点至7点半以法语、Kirundi 语和斯瓦希利语散布充满仇恨的信息,企图火上加油,加剧布隆迪听众的好斗性,或加强那些日日面对不稳定不安全情况的人的恐惧。这些日复一日发出的谋杀呼吁,由于其对象是一个脆弱的、情绪激动的人口,它的破坏性尤其厉害。

117. 但是在这个凄惨的情况中总算出现了一些希望。一个在1995年5月初提出的最新计划是在通讯理事会主持下,在教科文组织支助下,在一个大家都可以前往的安全地点开设一个新闻之家。这个新闻之家,除其他外,可提供记者培训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通讯器材。这个项目对于协助下列各种倾向的报纸,如“L'Etoile”、“La Nation”、“Le Carrfour des Idees”、“Le Temoin”、L'Eclaireur”、或“Le Miroir”等尤其有用。

三、结论和建议

A. 结 论

1. 布隆迪蒙受的危險

118. 特别报告员想提醒国际社会,主要由无辜平民、妇女、儿童、老年人和贫穷工人构成的布隆迪人口所一贯承受的巨大苦难。攻击、谋杀、屠杀、酷刑和任意拘留仍旧是布隆迪人的日常命运。特别报告员因此对1995年下半年内布隆迪人权

情况的变化特别感到忧虑,他认为在这一期间,社会--民族性质的种族灭绝倾向变得更明显。

119. 这种情况很令人担忧,尤其当布隆迪政府已加入了大部分的保护人权国际文书并支持了一些最新的决议,特别是关于任命特别报告员的决议。然而,还要看布隆迪政府怎样将它庄严地同意的各项义务,在实施一个民主宪法体制所必要的原则和准则的同时付诸实现。该国政府在1993年民主过渡的初期已制定了这些原则和准则。⁸

120. 尽管布隆迪政府作出的承诺,尽管特别报告员在查访布隆迪时得到政府当局的保证,逍遥法外的现象继续到处存在。特别报告员因此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这种现象毫无改善的迹象:反而,不安全和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在整个国境内不断增加。特别报告员没有发现布隆迪当局取得任何进展,也没有看到有关部门作出任何有意识的努力以制止警察和军队中不良份子的不法暴力行为,或不论是胡图族或图西族的极端份子集团犯下的罪行。

121. 特别报告员因此认为对布隆迪情况的更确当提法是恶化而不是改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民族压力达到了这样一个顶点程度,爆发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有系统的种族主义行为;这些压力显然也转嫁到政府内部,共同执政的两个民族之间的隔膜也越来越大。使特别报告员特别吃惊的是,目前猖獗一时的冲突中的所有当事方连国际人道主义的最基本准则都违反了。他收到若干关于一方或另一方基于种族原因对被送到门诊所或医院中的受伤者拒绝予以的适当医疗,甚至中断医疗的指控。特别报告员以最坚决的态度检举所有这些做法。

122. 此外,特别报告员发现布隆迪司法制度的弱点--其他最近从事民主过渡过程的拉美、东欧和非洲国家也发生同样问题--在于该制度内的所有部门都几乎瘫痪,以至司法部门无从执行一向委托给它的最基本任务。这方面的欠缺,使得很难在该国目前情况下区别构成法治国家的因素,特别是在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是由政府官员造成的,或公然的罪行是由布隆迪社会内部的极端份子或集团所犯下的情况下。

123. 但是,就这样将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于执政阶层和整个政府(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信民主原则的人),这对特别报告员来说是太容易的事了。布隆迪领导阶层中一大部分人的迟钝、甚至共谋或没有采取行动以及该国国内或国外不同种族的极端份子集团的刑事责任也与国际社会协助该国民力量温和政治力量走出目前困境的极之被动和缓慢的行动有关。

124. 尽管意识到在该国发生的各种暴行,特别是在1993年事件后,以及从那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惨事,国际社会仍然没有表示一点关心,而且显示出它没有能力采

取有效和协调的行动。在它的分析和行为方面,国际社会常常将政治背景过份简单化,没有考虑到布隆迪体制在不断恶化的新迹象。它的象征姿态多于具体和协调的行动;许多时候它只会发出激烈的呼吁或表示口头上的愤慨,对现实无补于事。由于国际社会这种懦弱的反应,特别报告员对他在访问布隆迪期间碰到的若干人士所表示的怀疑态度和灰心毫不感到惊奇。

125. 此外,尽管国际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不遗余力地谴责国际社会对军火贩卖规模的容忍,但在其他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共谋下还不断为布隆迪国内和边境地区的极端份子集团供应武器。国际社会对布隆迪新闻媒介的过分行为所显示的容忍也是一样,这些新闻媒体用罪恶的方式散布仇恨的信息,而它们的责任人都丝毫没有受到制裁。在这方面,“民主电台--人民之音”的例子很足以说明这种情况。在布隆迪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最近发出的一份新闻公报中,政府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协助它摧毁这个海盗电台。

126. 国际社会由于其一贯的被动、拒绝在政治上提供道德担保,也拒绝提供人力和财政资源,并由于它作出的决定懦弱无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布隆迪发生的激进化现象的发展。迟疑的决定,资金和技术手段的欠缺给人带来的印象是国际社会严重地低估了布隆迪的目前危机可能为该地区带来的危险。事实上,我们正坐视该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被有系统地摧毁,使该国的经济复苏日益困难。

127. 特别报告员在其任务期间探查的所有政治和社会因素都强烈指出该国情况恶化。随时有爆发的危险,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最少比得上卢旺达,并可能引起区域性的危机,将若干国家,甚至所有邻近国家都牵涉进去。如果布隆迪危机所涉及的行为者继续疏忽其责任或懦弱无能,则对布隆迪和整个区域的和平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特别报告员因此认为国际社会应通过秘书长,认真地考虑是否有可能与冲突各方,特别是那些没有参加1994年9月政府协约的方面建立一个对话和谈判程序。

128. 此外,国际社会可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有关条款采取行动,特别是第八条,该条规定“任何缔约国得提请联合国的主管机关遵照联合国宪章,采取其认为适当的行动,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的行为或第三条所列任何其他行为”。

129. 国际社会在这样做时将考虑到该国所特有的一些要素,人道主义事务部于1995年7月25日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工作组范围内召开了一次关于大湖区域特别会议,该会议着重指出了这些要素。这些要素主要指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处境极为恶劣以及为保护在布隆迪寻求庇护的难民所遇到的问题,其中有些难民被拦阻在坦桑尼亚边境或被以武力驱逐出扎伊尔,1995年8月发生在Uvira的事件即为如此。该市

由于邻近布隆迪边境,曾经发生以武力驱逐成千上万布隆迪难民的事件;扎伊尔军队据说放火烧毁难民放弃的茅屋,并抢走屋顶的塑料保护物和其他材料。此外,如果布隆迪局势再度突然恶化,卢旺达难民肯定会再大批外流,这种情况不仅对布隆迪会有影响,而且对整个地区也会有影响。

130. 自特别报告员考察以来,由难民或流离失所者和失散者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重了在全国各地不断蔓延、日益高涨的“巴尔干化”现象。武装部队进行的行动或极端主义集团采取的行动均明显立即引起种族清洗,使得图西人群集于城市地区,如首都布琼布拉,以及胡图人被驱往农村地区。

131. 特别报告员因此认为,“巴尔干化”与该国发生的政权两极分化现象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表现于极端主义者日益壮大,温和派的势力日益削弱。政权两极分化加深了政府的分裂,使其陷入瘫痪,并使得理应可制止种族净化和制止“巴尔干化”在全国扩大加深的各种变革或改革难以进行。

132. 特别报告员认为,即使在布隆迪并不存在种族净化的具体战略或有一个明确的理论,但布隆迪目前的确正在进行几种种族净化行动。在大学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即可说明这种情况。⁹比方说,据说胡图学生无法在适当的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使得大多数的布隆迪青年失去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并使得该国在急需生力军的关键时刻无法利用生力军。

133. 面对布隆迪越来越加紧执行只有一个种族接受继续受益于外国资金和教育的高等教育政策,国际社会竟然毫无反应,这完全令人感到震惊。令人感到极大遗憾的是,其他国家的大学教员和知识份子未能更加分清是非,并对上述事件的受害的布隆迪同事,表示更大的声援。

134. 特别报告员深信,国际社会如不对这种种族“原教旨主义”表现形式作出严厉的反应,国际社会很快就会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将来很难加以消除,即使这不是全世界的一个耻辱,也是非洲大陆的一个耻辱。他还强调,布隆迪领导阶层和政党应负起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一直支持和鼓励过时的行为,完全与布隆迪所建立的民主政制不相符。

2. 绝对有必要创建新动力

135. 为了应付这一切风险以及制止“杀人凶手和大规模公然侵犯人权者继续不受治罪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报复行为和集体屠杀恶性循环的根源”,¹⁰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协助布隆迪当局和公民社会打破束缚其手脚的墨守成规现象,并与它们携手

寻求解决存在于几乎所有方面的僵局。

136. 鉴于上述险恶的危机,国际社会如采取仅在于避免最坏情况的政策是完全不够的。事实上,所有密切注意布隆迪动态的观察家都完全了解,每天均已几乎达到最坏情况,国际社会如试图避免最坏情况,这就容忍了对人权的侵犯以及违反布隆迪在人权领域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罪行。

137. 特别报告员因此仍然深信,在目前情况下最适当和最关键的办法是,立即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从布隆迪回来后立即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转达了他认为迫切需要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观点。1995年7月14日人权事务中心在伦敦为特别报告员与报界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会见举行的会议上,以及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几个广播节目中,特别报告员均重申了其立场。

138. 特别报告员坚持支持这一建议绝不是为了取代国际社会目前的政策,更不是为了取代秘书长布隆迪特别代表迄今所发挥的卓越作用,也不是为了取代一些处理布隆迪问题的有关联合国机构所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活动。特别报告员顺便借此机会对驻在布琼布拉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往往在极困难情况下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赞扬。他也赞扬外籍人士对布隆迪人口所表示献身精神和勇气。然而他指出,仍有必要注意通过更加明确指明联合国体系的当地活动和派驻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以期更有效地协调各方所作出的努力。

139. 与此同时,特别报告员获知秘书长特别代表A. Ould Abdallah先生已在1995年10月10日辞职。在布隆迪目前所处的特殊情况下,特别报告员愿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代表出缺--即使是短暂的--所造成的问题,尤其是就亟须调动和协调派驻布隆迪所有联合国机构的工作而言。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存在极有助于协助政府中同存的政治势力寻求从体制上解决危机,协助秘书长任命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履行其所承担的棘手任务以及尽一切可能促成其顺利完成其任务。

140. 特别报告员还对秘书长特使Pedro Nikken先生编写的报告表示赞扬,报告澄清了设立调查委员会所涉的一些法律和技术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布隆迪执法工作的一些建议。¹¹

141. 特别报告员还欢迎最近所出现的一些事态发展,特别是1995年9月15日的新闻公报确定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012(1995)号决议后决定设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该决议请秘书长设立这一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有关1993年10月21日刺杀布隆迪总统、随后发生的屠杀以及其他有关严重暴力行径的真相;同布隆迪政府协商后,建议适当的法律、政治或行政性质的措施,以及将应对那些行径负责的人绳之以法的措施。另外任务是防止再次发生任何类似委员会所调查的那些行

为,并在布隆迪普遍消除逍遥法外现象和促进民族和解。

142. 特别报告员认为,派遣调查委员会到布隆迪,开展其调查工作有助于制止该国一般局势恶化,并为布隆迪人民带来改善其命运的希望。

143. 特别报告员极希望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不要局限于纯粹的调查阶段。事实上,委员会应按照《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9/65号决议的建议)、尤其原则9行事,该原则规定,对这种处决所进行的调查,不应只限于确定受害人死亡的实质性证据,而且还应调查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因此,国际调查委员会应能够收集可以起诉罪犯的证据。它亦应具有传唤证人、不论他们保安部队人员或平民提供证据并对他们提供保护的权力。此外,委员会应公布其调查报告并作出建议,将侵犯人权者提交法办(但不致于对其判处死刑)或防止可能出现侵犯人权的现象。¹²

B. 建 议

144. 特别报告员在编写本报告之前已经注意到其同事、法外、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Bacre Waly Ndiaye先生编写的报告(E/CN.4/1996/4/Add.1),他特别要强调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重要性和价值,并完全赞同这些建议。特别报告员深信,因此人权委员会拥有可靠的宝贵资料,可正确地了解布隆迪的情况。

145. 根据上述各点,特别报告员希望提出他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其建议应可增强Ndiaye先生先前的建议。这些建议分成四方面:巩固民主体制消除不受治罪现象、消除不安全现象、加强公民社会、促进实现人权。

1. 巩固民主体制消除不受治罪现象

146. 为了扫除政府行动有气无力和无能现象,有必要利用适当的培训和技术援助方案对司法裁判工作进行改革。特别报告员认为,几位比利时法官在一份分析布隆迪司法机构现况及其需要的初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一个可在短期、中期、长期执行具体措施的宝贵战略。

147. 特别报告员认为,同时这也是国际少数人权利团体关于布隆迪的一份出版物的作者所建议的,国际社会必须迫切尽一切努力,声援布隆迪,协助其提高司法机构的信誉。“除了应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之外,还应促使其本国司法制度与布隆迪司法制度相似的外国调查人员、检察官或法官参与改革工作;这些人不应仅以观

察员身份参与工作,而应作为整个制度的工作人员参与工作”。¹³在这种情况下,可计划优先派遣原籍为非洲国家的法官,其主要任务在于协助其布隆迪同事的日常工作。这一基于在布隆迪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以使其具有信誉的支助工作是国际调查委员会要顺利进行调查的关键;事实上,该调查委员会将把其所有结论交给布隆迪司法部门,然后由其进行司法诉讼,以期起诉和审判应对谋杀恩达达耶总统及随后发生的大屠杀负责的人。

148. 特别报告员因此相信,如果人权事务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能够在初步阶段,在调查严重侵犯人权的具体案件和审判过程的整个阶段中参与工作,从而促成改善布隆迪司法机构的运行,人权事务中心观察员的协作将会具有更大的成效。

149. 在这方面,有必要制订一个时间表,以进行改革和根据布隆迪司法制度各个部门每周提出的报告采取紧急行动。

150.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希望坚持指出有必要紧急对刑事法庭进行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设刑事法庭,并设法使各种族在这些法庭中均能公平参加。特别报告员赞同法外、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一点的意见,也要求布隆迪当局紧急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确保1993年以来停止运作的刑事上诉法院恢复运作,并恢复这些上诉法院陪审官或顾问的职位,甚或任命其他这类人员,以推议会通过关于这方面的新法律。刑事上诉法院应优先确定犯下罪行者的个人责任,并一举排除倾向集体责任的原则或主张“消极的种族团结”概念的原则。

151. 从这一角度来看,军人所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应作为刑事罪行加以制裁,而不应仅做为违反军法加以制裁。受害人或其代理人应完全有权出席参与对军人的审判。

152. 在布隆迪目前的司法情况下,最好能够安排一次“突击行动”,暂时调来其他管辖区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以审理被监禁的4,000个囚犯的案件,以期暂时加以假释或予以起诉。布隆迪监狱关押未满16岁的儿童触犯了《儿童权利公约》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153. 与此同时,迫切需要对123个所谓的“常驻”法庭中的一部分未取得法律学位的法官及其助理书记官、检察机关秘书或庭务人员加速进行培训。

2. 消除不安全现象

154. 除了需要对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查并加以制裁之外,还有必要制订法律和治安措施,打击在城市越来越普遍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以期保护平民人口的

安全。国际社会可提供进行合作的机制,以制止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日益加重了布隆迪潜在内战所造成的不安全感。特别报告员在考察期间获知,司法部提出了一项关于在布琼布拉设立一个打击犯罪委员会的建议,这项建议可作为在该国其他城市和地区设立类似委员会的范例。

155.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赞同法外、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下一建议:建立一个全国预警机制,该机制应具有足够的资金并能在出现屠杀或暴力行为时进行干预,以防止上述行为演变成大屠杀或种族灭绝。这一机制应能吸收保安人员、当地非政府组织代表、人口中易受害群体成员和居住在布隆迪山区的长者参加工作。

156. 特别报告员认为,除了须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之外,也有必要对治安部队进行改革,建立一种逐步渐进的改革程序,而不要寻求一举彻底改革现有的治安制度。

157. 他也赞同法外、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下一建议:建立一个旨在确保全体布隆迪人民安全和对其提供保护的机制,尤其是建立一个两个种族均能接受的国家警察部队,由其承担保护平民人口的主要责任。国家警察部队的优先任务是,确保大学、学校和难民营中的人员的安全和向其提供保护。但有必要向这一部队提供必要的培训,使其能够履行维持治安的任务。据称参与任意处决、屠杀或犯下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径的治安部队成员不得编入国家警察部队。应该特别注意培训未来的警察以及制止武装集团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措施。

158. 特别报告员认为,逐步执行评估加强布隆迪执法在技术领域的需要考察团(1994年9月11-19日)所拟订的建议可改善现有警察部队的协调和作业:详细确定目标以及改善宪警和警察的绩效和服务。

159. 宜于根据警察部队打击犯罪和落实尊重人权的行动标准的能力和实绩制订技术援助方案。人权事务中心就这一问题通过了一项战略,布隆迪武装部队成员人权培训方案评估考察团(1994年12月12-23日)的报告中说明了这一战略。特别报告员还感兴趣地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出版物,如题为“即使在冲突期间也应举止庄重”的小册子,以及布隆迪武装部队教官手册,题为“教导官兵战争行动守则”,这些都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和开展工作,可参考的极为有用的资料。

160. 必须迫切改善宪警和警察部队的绩效,增加其可动用的资金,因为这两个部队是主要负责维持治安的部门。

161. 同时也极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设立一个独立机制,由其负责调查和解决对执法人员侵犯人权的指控。

3. 加强公民社会

162. 必须大力加强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和努力,象欧洲委员会或如国际警信协会组织一样,向具体项目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及推动它们为受灾难影响的布隆迪人的利益采取联合行动;布隆迪总统办公室在1995年4月18日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中估计这类人约达458,000人。布隆迪当局应向军队和保安部队下达指令,下令它们停止对人权或人道主义法进行严重的侵犯,如任意处决、被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逮捕和任意拘留。当局还应明确表明今后绝不再容忍这类行径的决心。

163. 应特别注意布隆迪传播媒介的发展,即以全体布隆迪人口为对象的报刊、电视和无线电广播节目。最好能够向培训上述媒介新闻记者的工作提供支助,使其掌握客观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方法,了解职业道德及其对社会承担着不可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责任。

164. 特别报告员认为,布隆迪当局应在国家和国际一级起诉广播煽动种族仇恨的媒介,同时布隆迪当局应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民主电台--人民之声”的广播。

4. 促进实现人权

165. 布琼布拉人权事务中心办事处的工作应予以加强,这样做不但是为了扩大受其方案保护或受惠的人或群体的圈子,而且还在于防止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

166. 在这方面,迫切需要尽快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5/90号决议的规定部署人权观察员,并作出安排尽速为其工作提供资金。观察员应优先派往司法部门。他们应注意该国的人权情况,并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特别报告员汇报一般情况,应注重保护人权和司法部门。

167. 特别报告员认为,拖延向外地派遣观察员会损及其任务的效力及其活动的开展,因为报告员的任命和向布隆迪派遣观察员必须以一致的方式同时进行,一如人权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有关决议所强调的。

168. 特别报告员还深信,联合国应尽快建立适当的机制,以监测卢旺达和布隆迪军火供应情况,确保军火不被用来进一步侵犯平民人口的人权。因此,他欢迎安全理事会于1995年9月7日通过了第1013(1995)号决议,该决议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收集一切关于向大湖区的前卢旺达政府部队出售或供应军火的资料。这一委员

会开展工作的时机极佳,正可解决该地区正在出现的贩卖军火及其可能蔓延至布隆迪的复杂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委员会的设立对秘书长为在最近将来召开一次关于大湖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区域会议所作努力而言是一个好兆头。在这方面,他欢迎秘书长任命了一位特使,负责在该地区各国政府间进行斡旋,以期就该会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他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有助于在区域构架内设法解决布隆迪问题以及恢复该地区各国之间的互助信任。

169. 特别报告员希望区域会议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可制订一个国际监测方案,以防止发生屠杀和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严重侵犯人权事件。采用的机制应有力发出预先警报,防止侵犯人权并监测整个大湖区贩卖军火的事态发展。区域会议还应特别注意由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所造成的问题,以及这些人解除武装的问题。

170. 最后,特别报告员愿强调指出,极其需要更紧密地协调三位负责大湖区(卢旺达、扎伊尔和布隆迪)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以期交流共同关心问题的信息,并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为了加强三位特别报告员的配合协调,日内瓦的人权事务中心秘书处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它应能获得发挥这一作用所需的资金、人力和后勤资源。

注

¹ 关于这个问题见“Rwanda: one year after the genocide”, Oxfam, 6 April 1995, p.15。

² 见 Vidal, Claudine, “Les politique de la haine”, Les Temps Modernes, No.583, juillet-aout 1995, pp.6-33。

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人类发展世界报告》,第58、61和81页。

⁴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特别是大约800,000名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自1990年来,在农村地区从36%增至57%,在城市地区从42%增至59%。

⁵ CADH集合了下列各组织:Ligue Iteka、Ligue Sonera、Organisation Jeunesse Future、Federation nationale des Clubs UNESCO、Fondation pour L' unite, la paix et la democratie(FUPD)、Association pour la promotion economique de la femme(APEE)、Association de “Femmes pour la paix”、Union des jeunes pour la defense de leurs droits(UJDD)、Association pour

la promotion et la protection de la liberte d'expression (APPLE), et Association pour la promotion des groupes defavorises (APGD)。

⁶ 关于这个问题见“Alison Desforges在参议院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上和在议会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见证”Human Rights Watch Africa, 5 April 1995, p. 5。

⁷ 维护民主力量由1994年9月10日政府协约之外的反对党胡图极端份子组成, 主要从扎伊尔活动。

⁸ 应该指出, 布隆迪是下列国际文书的缔约国: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1990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1990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77年);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78);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2);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3)和儿童权利公约(1990)。布隆迪于1994年7月12日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四十条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见E/CN.4/1995/66, 第40-49段)。但是, 布隆迪政府未能及时向其他委员会提交报告。防止种族歧视委员会由于收到了关于布隆迪族关系持续紧张的消息而感到忧虑, 在1995年3月16日的会议上, 决定要求布隆迪政府尽快提交它应在1990、1992和1994年11月26日提交的第七、第八和第九份报告。儿童权利委员会则仍在等待布隆迪政府应在1994年11月提交的一份报告。最后, 布隆迪最近接到防止酷刑委员会的信, 提醒它还未提交应在1994年3月19日提交的一份报告。

⁹ Burundi. Targeting Students, Teachers and Clerics in the Fignc for Supremacy, Amnesty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95, 15 pp.

¹⁰ 见1995年7月2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及附件(S/1995/631)。

¹¹ 同上。

¹² Rwanda and Burundi. A Call for Ac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mnesty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95, p. 27.

¹³ REYNTJENS, Filip, Burundi: Break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995, p. 23.